

有一天一個有智慧的教授問他的學生：為什麼人生氣時說話用喊？所有的學生都想了很久，其中有一個學生說：因為我們喪失了“冷靜”，所以我們會用喊的。教授又問：“但是為什麼別人就在你旁邊，你還是要喊呢，難道不能小聲的說嗎？為什麼總是要用喊呢？”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七嘴八舌的說了一堆，但是，沒有一個答案，能讓教授滿意。最後教授解釋說：“當



## 為什麼吵架時都在喊？

兩個人在生氣的時候，心的距離是很遠的，而為了穿越心的距離，使對方能夠聽見，於是必須喊。但是在喊的同時，人會更生氣，更生氣距離就更遠，距離更遠就又要更大聲地喊……”教授接著繼續說：而當兩個人在相戀時，會是什麼樣呢？情況剛好相反，不但不用喊，而且說話都很輕聲細語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的心很接近，心與心之間幾乎沒有距離，所以相戀中的兩個人，通常是耳語式的說話。但

是心中的愛，卻因此更深了，到後來根本不需要言語，只用眼神就可以傳情，而那時，心與心之間，早已沒有所謂的距離了……最後，教授做了一個結論：當兩個人爭吵時，不要讓心的距離變遠，更不要說些讓心的距離，變得更遠的話。過一會兒，等心的距離已經有些近了，再好好地說吧！兩個人在生氣的時候，心的距離是很遠的，生氣的時候，請保持沉默，請不要在生氣的時候做任何決定。



## 富翁太太都是誰

在日本，年收入超過一億日元的富翁，大約有九千人。甲南大學經濟系的森剛志副教授曾對他們進行訪問調查，出版了《日本富翁研究》一書。最近一期的《PRESIDENT》雙周刊跟森副教授合作，向其中一千名富翁的妻子發出問卷，做了關於她們經歷和生活態度的調查，得到一百多人的回答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富翁太太都是穿着名牌服裝的超級美女，調查結果顯示的日本社會現實卻出乎大家的意料。森副教授指出，日本的富翁太太和普通女性最大的區別是學歷。超過七成的富翁太太，有大專以上學歷。考慮到她們的年齡（平均五十九歲），這個數字可以說相當突出。她們的父親，如今接近九十歲的老人，有四成以上是大學畢業的，比那個年代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出四倍。看來，高學歷就是日本致富的第一要訣。其次，當被問到自己長大的家庭富裕不富裕時，三分之二的富翁太太回答說，自己出身於很富裕或比較富裕的家庭。綜合以上兩點，森副教授說，日本早就有社會階層固定化的趨勢：富裕的父母讓下一代得到優質的教育，結婚的對象也要求門當戶對，大多來自同一階層。結果，富裕階層的資產越來越多。

問卷調查的結果更顯示：不少富翁太太的家庭出身比丈夫更高。在年紀較大的一代里，多數富翁太太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姐，嫁給富翁以後，做了家庭主婦。她們一般都有女主人的氣派：善於交際，談吐不俗，懂得幽默。到了今日，在富翁太太當中，女強人所佔的比例也明顯提高。森副教授指出，由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女畢業生組成的“五月會”，被富翁們視為找配偶的最佳場所，因為智商高的太太能夠在事業上幫助丈夫，使家庭資產增值。也就是說，在日本，無論是哪個時代，像好萊塢影片《麻雀變鳳凰》里那樣，社會下層出身的女性被富翁看中而與之結婚的可能性非常低。關於富翁太太的生活態度，調查發現，她們一有資金就買房地產，並以公司的名義擁有它，為的是避免巨額的繼承稅。她們手頭上的現金不多，平時過日子相當節省，不會天天在百貨公司買名牌。在對兒女的教育方面從不吝嗇，因為“家里有條懶蟲，十億日元的資產，都容易在幾年內花盡”。森副教授說，真正富裕的人，對奢侈生活沒有興趣，他們對投資、擴大資產的興趣很大。在一百多個富翁太太中，沒有一個是熱衷於購買名牌貨的。顯而易見，經濟頭腦是做富翁太太的必要條件。相比之下，在年收入三千萬日元左右的接近富裕的階層里，三分之一的人擁有名牌汽車，也熱衷於收藏古董、藝術品等，顯然，在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富翁就是這樣的人。真正富裕的人，非常明白保持低調是如何重要，炫耀資產，容易引起別人的嫉妒和來自社會的批判。這次調查的結論是，沒有經濟頭腦的女性，不管多麼漂亮，最多只能做富翁的情人；要做富翁的太太，與其研究打扮化妝，不如提高智商、研究理財。

## 陪伴可以是默默的

作者：錢文忠

錢學森先生紀念館有一張寫字檯，寫字檯的對面有一把很簡陋的靠背椅，這把椅子是錢夫人蔣英的。老太太坐在對面，不聲不響地看着錢學森先生幾十年。有一天，蔣英對兒子錢永剛說：“你陪陪你爸爸吧。”錢永剛說：“我跟他沒有話說。”蔣英說：“我陪了你爸幾十年了，你什麼時候看到過我經常跟他說話了？誰說陪一個人就要跟他說話？”錢永剛先生告訴我：“有一種陪伴可以是默默的。”這種幸福誰有？如果你擁有這樣一個家庭，這樣一份感情，這樣一份默契，會怎樣？到了晚年，錢學森先生耳朵不好，已經聽不見什麼聲音了。他住的病房距離電梯口還有十幾個房間，但是錢夫人從電梯里出來，他就能聽到，而且沒有錯過一次。這樣一種幸福會在任何地方流露出來。

## 夜營的喇叭

作者：張愛玲

晚上十點鐘，我在燈下看書，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。幾個簡單的音階，緩緩地上去又下來，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，難得有這樣簡單的心。我說：“又吹喇叭，姑姑可聽見？”姑姑說：“沒留心。”我怕聽每晚上的喇叭聲，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。

我說：“又吹起來了。”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麼，聲音極低，絕細的一絲，幾次斷了又連上。這一次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。我疑心根本沒有什麼喇叭，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，于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。這是這時候，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，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，我突然站起身，充滿喜悅與同情，奔到窗口去，但也並想知道那是誰，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，還是街上過路的。

## 好朋友

作者：[美]馬克·吐溫

約翰在街上碰到他的好朋友麥克，便對他說：“唉，我遇到了一件很麻煩的事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辦！”“什么事？我們是好朋友嘛，你有什么麻煩事就該對好朋友說，也許我能幫你想想辦法。”“我發現我正處在熱戀中。”“這是好事啊，你怎么會覺得麻煩呢？”麥克不解地問。“我同時愛上了兩個姑娘，她們一個長得很漂亮，但沒錢；另一個長得不漂亮，卻很有錢。你看我應該跟誰好呢？”“當然是那個長得漂亮的。這年頭，錢算得了什麼？”麥克堅決地回答道。“對！”約翰說道，“謝謝你的好主意，再見。”說完轉身就走。

曾經每天騎着腳踏車上班，一晃也好幾年過去了。突然某天，真的是突然，心想我不開車了，試着減掉一向覺得不可或缺的依賴，看看會怎樣？車賣掉後，從此不必定檢，不必繳燃料稅和牌照稅，不必付停車費，不必買車險，不必按時洗車和暖車，不必對油價敏感，不必再為迷路而困擾。

生活中我在意的對象，書是其一，減掉買書會怎樣？也許就會回過頭來溫習舊書，“溫習”這個詞，在網絡時代突然變得很陌生。溫習，有一種心境安頓的感覺，有一種重新發現的驚喜，像和老朋友促膝談心于樹下，晚風習習，讓焦躁的信息回歸知識的安穩與人生的微悟。

陪伴小孩很重要，上了“國中”後，小孩沒我陪伴也不會怎樣。陪伴像是加法，用父母親去加自己的子女，愈加愈複雜難解。其實，陪伴更應該是減法，孩子只偶爾需要我靜靜地傾聽，以朋友對朋友的眼神交流，其餘，就讓彼此享受那種減到最清淨的孤獨。每個孩子都需要品嚐孤獨的滋味，生命才會漸漸有厚度。他們從來都很清楚父母親對他們的重視，但是，重視比不上一次面對面的注視。或許，最需要陪伴的，是我自己吧？我沒有陪伴那個沮喪、失控、抓狂的自己，我沒有以朋友對朋友的眼神注視自己。

手機壞了，心想完蛋了，大家都找不到我，後果一定會怎樣怎樣。但幾天後發現，真想找我的就一定找得到（13世紀的波斯詩人魯米說：每個愛你的人/都會在你消失不見的幾天愛上你）。然而多數是不需要我的人，原來我不是那麼重

這是我的一位護士朋友在她博客里所寫的一篇日記。

這天她上白班。下午，23號病房來了一位探視者，一位80多歲的老頭，搖着輪椅來探望2床76歲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是前天送來急救的，心臟病，昨天剛出ICU，此時正沉沉地睡着。一連兩天在病床前照料的子女們，一個回單位續假，一個去醫院食堂吃飯了。老頭來到病床前，看看沉睡的老太太，替老太太掖了掖被子，又安靜地在床前坐了一會兒，見老太太呼吸均勻，臉色已轉紅潤，這才微微一笑，轉身放心地離開。

過了幾分鐘，老太太的兒子先回來了，老太太的鄰床病友向老太太的兒子報告剛離的情況，兒子驚訝，天哪，那是我爹，他怎麼來了？

老頭87歲了，家離這兒很遠，坐公交車得八九站路，他那輪椅不方便上公交，肯定是自己搖着輪椅來的，他年老力單，這段路，肯定走了很久。兒子追了出去，沿着回家的路途尋找老父親，果然，沒走多遠就找到了。將老父親送回家，兒子又回到醫院，說其實老父親是個最怕為別人帶來麻煩的人，唯獨在看望老伴這件事上，表現得非常固執。兒子說：“我媽現在最需要的是休息調養，你去做什麼？”老父親回答：“她看見我，比任何調養都起作用！”兒子又說：“你出門不方便，醫院這麼遠，樓梯這麼高，我們現在這麼忙，你怎麼去？”老父親又倔強地答道：“不用你們管。”兒子以為他說的是賭氣話，誰想到，這幾公里路，他硬是憑着信念一路“私奔”而來。

兒子說，他父親和母親從結婚後從未分離過，母親這次急救，

要。在台北一直沒買房子，也認真找過房，找到後來一搭沒一搭的。如果我的心就是一棟房屋，心內時時有家人，那我移動到哪裡，哪里就是家，沒買房子並不會錯過親情。

沒房子、沒手機、沒藏書、沒車、沒時時刻刻陪着孩子……會怎樣？我自問，是因為害怕錯過什麼嗎？我們明明知道人生難以掌握，卻偏偏無法釋懷。其實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錯過生命中諸多選項，一輩子都在期待日子好轉。錯過不代表錯，有時互相錯過，是這輩子的幸運。

常常挂心工作，老是忘了親情或者好好讀一首詩比工作重要。工作到底可以怎樣？如果不能怎樣又會怎樣？魯米說：“當你成為多，你就是無/是空。”

每天早晨試着對工作笑一笑，心懷感謝。感謝忍受我臉色的人們（波蘭詩人辛波絲卡說：我虧欠那

些/我不愛的人甚多），他們提醒我別人忍受的底線是——不笑沒關係，至少不能可笑。然而，工作應該還要再精簡到它的核心，變成值得付出的事業，只有視為事業才能專心於每一次的對待——對待任何人和事都應全神全意。

不管減掉什麼，生命中一定存在另一份工作，另一個夢想，另一種日子……魯米說：“黑暗就是你的蠟燭/你的邊界，就是你追尋的起點。”種種希望的可能，總在減到最簡單的時刻萌芽。

(作者 李進文)

是他和她的第一次分離，漫長而不可忍受。母親被急救車帶走的那一天，老父親焦急地哭，母親則努力地咧着嘴微笑：“咳，過兩天我就回來了，你看你哭什麼哭。”老父親坐在窗前看着急救車離去，淚水洶涌，不可自持。兒子驚訝，父親一生堅強，原來也能哭得這般軟弱。

探望之後，老父親這才放下心來，安心在家等待老伴痊癒歸來。

神奇的是，當老太太醒來，她對病床前的兒子說：“你父親過來了。”沒有實憑，也沒有人告訴她，但她感覺篤定。

我的護士朋友說，她在醫院工作了十幾年，人間的悲歡離合見得太多，唯獨對這對老夫妻記憶深刻，那種感情被歲月浸潤得已經說不清道不明，是愛情吧，不全像，愛情是年輕與奔放的；少年夫妻老來伴吧，比之又情味濃鬱。

那感情就像一杯歲月釀出的酒，你可以品啞其中滋味，但若為它取一個名字，又頓覺詞窮。(文：伊尹)



## 探望

“等一下，約翰。”麥克叫住他，“你能不能把那位有錢姑娘的地址告訴我？”

## 勇氣

作者：莫言

幾年前，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，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：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。突然，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隊。貝多芬昂首挺胸，從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。歌德退到路邊，摘下帽子，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。

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。歌德太不像話了。但隨着年齡增長，我慢慢意識到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，但像歌德那樣，退到路邊，摘下帽子，尊重世俗，對着國王的儀仗隊恭恭敬敬地行禮，這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。

## 鐵娘子的自信

作者：孫開元

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天，美國白宮正舉行着西方七國首腦會議，討論經濟政策問題。在會議上，當時的加拿大總理皮埃爾·特魯多當眾嚴厲譴責英國首相瑪格麗特·撒切爾夫人，說她採取的所有政策都是錯誤的，根本不可能行得通。撒切爾夫人站在這位加拿大總理的面前，認真聽着他說的每一句話。一直等到他發完牢騷，撒切爾夫人說了一聲“再見”，然後從容地向門

外走去。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看到撒切爾夫人就這樣走了，追上去攔住了她，對她說：“瑪吉(瑪格麗特的呢稱)，他不應該那樣說你。他完全是在胡說，你怎么不回敬他幾句就走了？”撒切爾夫人看着里根，回答道：“一個女人必須知道，在男人完全幼稚的時候，不用和他一般見識。”

## 論美人

張大千曾有美人之論：“凡美人者，一等肥、白、高，二等麻、妖、騷，三等潑、辣、刁。”此老口味有點重。一笑。

蘿蔔青菜，各有所愛。男人看女人，女人看男人，不過如此。

## 安全第一

張愛玲說一位老太太：“從前她是個美女，但是她的美沒有給她闖禍，也沒給她造福，空自美了許多年。”空自嗎？要我看，未必。雖未造福，卻沒闖禍，能平平安安安美一輩子，這是多大的造化，多大的僥倖，怎么能說空自？記得一位詩人說過：“美是安全。”這話我要聽，安全第一。